

前  
漢  
紀

五

Z121.6  
1  
(4)

前漢紀目錄 并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悅譔

襄平

蔣國祥  
蔣國祚

同校

高祖一第一

高祖二第二

高祖三第三

高祖四第四

孝惠第五

高后第六

孝文上第七

孝文下第八

孝景第九

孝武一第十

孝武二第十一

孝武三第十二

前漢紀  
目錄  
孝武四第十三

孝武五第十四

孝武六第十五

孝昭第十六

孝宣一第十七

孝宣二第十八

孝宣三第十九

孝宣四第二十

孝元上第二十一

孝元中第二十二

孝元下第二十三

孝成一第二十四

孝成二第二十五

孝成三第二十六

孝成四第二十七

孝哀上第二十八

孝哀下第二十九

孝平第三十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

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  
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  
遲莽何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皇集麒麟臻神馬出  
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  
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  
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  
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  
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汎  
溢爲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  
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爲女子嫁爲人婦生子枯

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  
外命充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  
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鈔撰漢書略舉  
其要假以不直尙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於是約集  
舊書撮序表志總爲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  
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  
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  
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參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錄重  
之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  
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

百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  
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檣杪  
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  
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  
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  
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  
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  
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  
賢臣命世立業羣后之盛勲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  
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

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  
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陋淺而本末存焉  
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荀悅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  
上畱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  
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亾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  
縱恣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卽日還宮詔丞相御  
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殞霜殺麥苗詔  
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哲人壅蔽民漸俗薄  
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

田者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  
二級名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  
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酹  
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  
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  
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  
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  
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尉王接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

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承嗣位至御史尙館  
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承以選尙焉周  
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  
讚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  
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  
鳳皇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  
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忿爭之訟周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  
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  
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

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麯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滄滄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滄滄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僂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瞦瞦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

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皤霜我心憂傷民  
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  
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弑尹氏世卿而專  
恣諸侯背反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見三野雞夜鳴常星不見夜  
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墜  
六鷦退飛冬麋有蜚鸛鶴來巢晝晦冬無冰李梅冬實  
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  
饉蝗蝻俱出衆災竝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  
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譖爲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竝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旣已用賢人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

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  
雪庶庶見睨聿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  
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  
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  
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  
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  
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詩云  
我必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  
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皋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  
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

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  
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  
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  
誠災異所以重至也自古聖王爲有無誅而治者故舜  
有四放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  
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觀雨雪之  
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  
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  
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洩斷狐疑分明去就則  
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

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  
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  
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巧  
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  
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爲當誅故  
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  
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  
主不怠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尤是疑焉又惜其  
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  
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

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晦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尙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開己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曰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妒嫉欲陷害者

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眾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免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己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妒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遂爲侍中遂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遂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眾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

前漢紀 卷二十二  
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尙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

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費之言必核其真  
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  
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眾正積於上萬  
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  
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  
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  
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  
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  
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

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眾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仿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

治性情之道必彊己之不足而審己之有餘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彊者戒  
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  
後中和之化應而僞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  
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尙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  
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  
赦令明日犯法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

後太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繇興羣賊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眾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蹙將爲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冤枉繇多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

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  
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  
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雋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  
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  
矣議發萬人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  
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雋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  
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  
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與一舉而疾洩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  
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

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羸衆多漢兵爲羌所  
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  
六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奮  
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  
遂並進兵羌羸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  
雨草如莎相摻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雞生角者本志  
以爲黃龍元初永光雞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黃龍  
元年而宣帝崩上卽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雌雞  
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元初元年封  
王婕妤父爲丞相內史禁爲平陽侯婕妤好立爲皇后故

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卽丞相內史女之應也  
伏子者明己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  
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  
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大司  
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嘉上之元舅卽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嘉奉其祀  
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官博士弟子  
貢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  
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  
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外蒙澤  
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  
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  
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  
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  
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  
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園冬  
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

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  
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立成御  
史大夫弘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  
者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  
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  
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止至肅肅春秋  
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  
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  
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  
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侯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

前漢紀 卷三十一  
上以爲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  
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壞  
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  
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  
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  
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負被害者與告士卒遣  
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臘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  
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

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繼太祖  
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  
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爲  
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  
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  
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  
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  
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爲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  
下宜爲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

景廟皆親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  
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德  
化茂盛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  
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  
等十六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  
上重序昭穆立廟而已世宗畱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  
祀五畷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  
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上幸虎圈鬪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

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嘗歎而嘉之傅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卽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爲太子得進幸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醖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爲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荀悅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  
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興母婕妤好爲昭儀閏  
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  
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子君  
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  
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  
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  
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

前漢紀  
卷二十三  
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  
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  
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  
覺悟安得危亾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  
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災異並出人  
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  
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  
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

藉殿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  
上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  
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  
奏事上許之房旣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  
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  
乘消息臣疑陛下猶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爲執事者  
所蔽身歿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  
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閒必有隔絕  
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  
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

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  
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涌水出道人當逐  
灰尙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  
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  
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  
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效而死惟陛下無使  
臣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  
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  
而乘消息戊子益盛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  
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有

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  
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  
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  
爲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爲助因使  
房謂淮陽王求入朝奏章又房爲上道幽厲之事出對  
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註誤諸侯  
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  
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爲外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  
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  
分爲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

免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彊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肖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矯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疆漢於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

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疆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亾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劔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邪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卽引兵分爲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領經大死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

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竝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奪翁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埽谷吉

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驪驪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擯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屢獲駿馬四十四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

之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鄯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畱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侯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敞舉湯爲茂

才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

前漢紀 卷二十三 七  
世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爲禍淡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擁灞水安陽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

前漢紀 卷二十一 三  
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  
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  
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  
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  
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  
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  
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閼氏單于  
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便郎中

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  
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設關  
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  
獨爲單于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亾四也近西羌侏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  
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  
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  
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怨苦欲  
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奈邊候急切何時有走塞者  
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亾走北出則不可

制入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爲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

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  
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  
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  
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  
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  
爲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  
東王故事丹泣涕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  
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  
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衡復奏

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  
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  
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  
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歿顯之歸也畱其器  
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  
氏反當爲福邪章者長安大俠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  
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  
兆尹不復從章章旣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爲京兆尹  
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

祖宗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尙也時天下  
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  
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  
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  
皇帝規恢萬事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  
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  
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  
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  
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  
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

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  
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  
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  
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  
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  
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未殊孔子  
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  
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  
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歎曰亂我家者必太子  
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

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彊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

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  
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  
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  
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  
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  
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洩之則民不禁也嚴  
以洩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  
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  
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  
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

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荀悅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薨之自名曰鷲  
字太孫帝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爲太子嘗被急召  
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令太子  
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卽皇帝位元舅侍中衛  
尉平陽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有司奏言  
乘輿狗馬禽獸皆非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孝元皇帝  
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祖宗悼考廟災本志以爲悼  
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立故河間王

弟良爲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藉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姚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爲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爲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爲見異

以譴失行上以爲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卽位  
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尙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  
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  
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  
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  
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  
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尙書事歸大將軍印綬  
罷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惑其專心固  
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長  
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

奏冬生菜疆加温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  
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爲南陽太守乃爲民興利開通溝  
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  
守治化當爲第一遂入爲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  
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疆爲陰所乘則兩  
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虵形以貫紫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  
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  
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

天之義也祭地之北郊卽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卽於雲陽立泰畤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阨狹百餘里汾陽卽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武郊於鄠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又言郊柴饗地之意埽地而祭尙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候天神歌太族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爲神祇功德

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尙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啟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之飾又置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駢駒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及陳倉寶雞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焉文王獲古石缶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祀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

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  
後秦文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  
黃帝作下時祠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藉入關問  
羣臣曰吾聞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  
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  
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  
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獮有祭是以皇  
王爲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  
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歲災禍不至及乎末世  
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

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爲社  
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植嘉穀故祠爲稷虞書  
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巡於四岳而柴  
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白有雉登鼎耳以  
雒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爲相殷道復興號  
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  
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  
井竈中雷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

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名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  
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其居臨淄南郊山下  
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嶽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  
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  
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  
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  
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  
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曰有大風拔甘泉泰畤  
中木十圍已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時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二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爲陰象春秋前有鸚鵡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本志爲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

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  
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  
丞相匡衡又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  
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  
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  
山川羣祠凡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  
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  
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  
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

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爲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壓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  
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  
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十二月  
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  
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  
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牆之內二咎同  
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  
中內寵大盛誠畱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宴私之志  
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  
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

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  
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  
序貴不專妒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  
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  
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  
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旣備成王靡有過事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  
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  
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  
其德無以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

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  
英父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涉幽明未有功賞得  
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  
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  
溫良尙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  
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旣侵六極其下惟陛

下畱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曰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疆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爲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畱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

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  
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欽乃作小冠  
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爲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  
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卽  
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娣雖缺亦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肩嗣有  
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  
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  
或三四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  
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

爲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  
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  
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爲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之  
鳳又不能立制度循故事而已越雋山崩丁丑丞相匡  
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關陌爲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  
爲關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薄言丞  
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  
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

免爲庶人衡字穉圭東海人父世爲農夫家貧好學備作以供資用又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橐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爲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表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洩東郡金隄沈漑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洩不憂職自殺壬

戍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舩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爲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爲人果勇初爲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爲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免官會

南山羣賊數百人爲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  
逐歲餘不能擒於是以前尊爲京輔都尉領京坻尹事旬  
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前尊復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  
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筮祝暮應止宿隄上吏  
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  
吏民皆走惟王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却  
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秣纍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  
演奉獻來朝正月旣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  
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

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今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僞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契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塞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鳶鷩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

狀在室中擊之爲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具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所以天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平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

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  
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  
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  
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干  
劓罰之屬干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  
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  
刑大辟爲鑿額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  
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爲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尙有  
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左右指笞殺之梟其首

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  
五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  
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  
死孝景詔定捶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  
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  
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  
猾巧法轉相比况死罪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  
事文書盈於機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班  
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卽傅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卽位深悼之始置延尉平元帝初

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  
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之不逮  
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出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  
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  
不然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者亦不  
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灰傷人  
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  
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  
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旣然今之除肉刑  
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

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  
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  
足懲也故刑者甚衆民旣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  
也死刑旣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  
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  
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  
宜原其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  
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  
刑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  
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爲十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六月封舅禁爲平陽侯莽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爲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驛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爲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凰以爲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

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爲奢  
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洩高  
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  
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  
樓護俱爲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  
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賢者子也爲  
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爲之語  
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  
護母歿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爲之語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爲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

至其闔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  
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  
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下筮爲業而可以惠人人  
有非正之問則依著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  
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  
半矣或曰閱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  
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言著五十餘萬言李彊  
爲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爲吏矣  
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彊以爲不然  
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前漢史

卷第二十四

六

龍谿精舍校刊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荀悅

二年春二月楚王躡來朝詔曰躡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躡子勳爲廣戚侯二月丙戌犍爲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臣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授魯槁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馭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

言易者本之田何焉菑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爲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槐里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爲博士喜爲丞相掾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受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爲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

與魯古文同尙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焚書  
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  
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鼂錯往受之干  
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尙書授夏侯始  
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  
勝異由是爲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  
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  
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  
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爲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  
固生爲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

趙人有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外傳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爲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爲禮容文帝時爲禮官大夫宣帝時爲少府后倉最爲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辟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爲樂記及劉向校祕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

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爲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母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爲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爲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彭祖授顏安樂由是有顏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穀梁與公羊家竝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丘明又爲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爲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

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昔周之末孔子既歿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爲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尙無爲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理官民位不同體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

尙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喪選  
士大射是以尙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  
是以尙同縱橫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命  
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  
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尙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  
亦相生也舍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略矣又有小  
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賦誦兵書術數方  
伎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  
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略有輯略有詩賦  
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伎略

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竝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絕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潛地

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照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竝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眾侍中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

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充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是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文尙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尙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興與勾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爲漢使而射之於是以臨邛陳立爲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立責數興因斬興頭巴君曰將軍誅無狀

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勾町王等其王震恐乃入粟牛  
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務邪收餘  
兵迫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  
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爲  
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  
農爲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  
未央廷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絕人  
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  
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

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敗不能  
自存者賑貸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  
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旣以議水事恨商而琅邪郡有  
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爲彤請商不聽遂奏免彤而按  
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  
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父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  
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欲將  
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爲慨恨馮婕妤好之當熊非  
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

救上而傳昭儀以爲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  
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  
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  
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  
不敢不躋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  
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  
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  
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爲狂困之至也  
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  
沈鮑焦憤而矯歿悲自甚也雖歿猶懼形骸之不深魂

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爲曲斲方爲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爲丞相禹字子文河內人上爲太子時禹爲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尙書授上皆賜爵關內侯禹爲人謹厚然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漑灌極高腴上賈財物皆稱是康戊楚王躡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爲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  
坻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  
爲左曹中郎將爲石顯所排免上卽位大將軍王鳳專  
權舉章爲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爲京坻尹章  
雖爲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召見言鳳  
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坻尹直言吾不  
聞吾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因  
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  
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  
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

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爲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爲羌胡尙  
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鳳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  
是尙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  
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  
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  
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  
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其鄙也  
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  
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

我君素剛先歿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歿庶愍而痛之  
先是王尊爲京兆尹及章歿王吉子駿爲京兆尹皆有  
能名故京兆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  
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  
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爲戒此最  
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言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試  
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  
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圯絕而主威奪  
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

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以賢師良傳教以孝  
弟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  
謀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  
世患雖伏鑽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  
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  
故願一登文石之階陟丹霄之途當戶牖之法坐展平  
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  
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  
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

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下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禮亦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爲之後世必以爲法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自以疏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一朝其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爲僊去其後有人見福

於會稽變姓名爲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  
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  
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入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  
聖等八百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遣  
丞相長史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  
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  
軍而有不諱平陵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  
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謹飾臣敢以死

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鳳薦之鳳薨音爲  
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鎮城門兵音以從舅越次  
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  
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乃令成都侯立作特進領  
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府郎中魏都杜業說音曰恩  
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報詳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  
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  
輔義以相匡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陝並爲輔弼  
故內無怨恨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名

前漢紀 卷二十五  
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誼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  
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  
在楹陛俎豆之間其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  
其言而業後爲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爲  
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  
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爲御史大夫二月壬  
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爲昌陵縣奉初陵賜

天下名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爲丞相宣東海人也爲人清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政事初爲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兄子謂宣曰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郡所在樹名迹眾職修治及爲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兩子除爲丞相史京珽尹王駿爲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十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於  
庭厯階升堂而雉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門屋上大司  
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  
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  
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爲佞諂之計誑誤聖德左右阿諛  
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諛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  
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  
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  
尙不能感動陛下臣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  
上好爲微行谷永諫曰易稱得臣无家言王者得臣天

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之人以  
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  
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  
殺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宮公卿百僚  
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昔號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  
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 猶爲失國而况  
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  
上無繼嗣數爲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爲之內應詔  
舉敦厚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資五百萬以上

五千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  
中山憲王孫宏爲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  
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  
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略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  
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  
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上卽位常寵  
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  
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  
上疏自陳以爲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

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  
尚書爲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出西方之氣也於春  
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著繼嗣之微賤  
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宮臨鉤陳  
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內也其後則北宮井溢南流逆  
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宮此陰氣盛  
溢違綱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鳥焚其巢於泰山之域  
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  
者處民之上如鳥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  
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

百姓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乙亥朔日有蝕之於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已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內也虧君體於戊己著絕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怪衆備未來益重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侵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皇后其剋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后宮多新變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爲后求媚道咒詛後宮妊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郡山陽本志以

爲是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  
果絕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  
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戚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妤  
譖愬班婕妤挾媚道咒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  
富貴在天爲善尙不蒙福爲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  
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敢爲也上  
善其對而憐之賜黃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  
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  
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褒姒之幸乎上善

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爲光祿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  
及率羣諸侍皆引滿坐中與伯談笑大謔時帷坐屏風  
畫紂醉據妲己上指問伯紂爲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  
酒微子所以告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遠詩書淫亂  
之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歎曰嚙乎吾久不見班生今  
日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爲泣涕而言曰班侍中  
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  
博學有雋才爲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

賜以祕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爲黃門  
郎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千餘人攻官寺募囚  
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第二十六 荀悅

四年秋雨魚于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  
三十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爲陰  
氣盛溢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滅夜增所謂水不  
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  
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勿塞以觀其  
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上然後順天  
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  
黨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  
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

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  
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郵亭樗  
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  
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爲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  
臨爲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爲新都  
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儉謹身學業平陽侯鳳薨以託  
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爲莽言  
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  
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於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

推薦遊談者爲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  
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  
號曰飛燕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爲  
婕妤好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爲皇后太后甚難之  
太后弟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  
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  
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  
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娥亡也以妲己周  
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觀是  
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立爲后

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霸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士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媿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

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祕獄羣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困於掖庭祕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自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滅菑罪一等

論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旣立寵乃少衰而弟絕幸爲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玉  
陛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宮室已來未之  
有也初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蒼琅根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本志以爲燕者飛燕木  
門蒼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  
侯張放也卽安世之孫父臨尙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  
開明得幸嘗與上遊醺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  
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爲供帳賜以甲第及乘輿  
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絕賞賜以千萬數號爲天

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爲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爲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爲驕奢是歲昌陵猶未就光祿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黃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畝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灰葬於贏博之間穿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前漢紀 卷二十一  
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  
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  
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爲約誠便於禮  
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  
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  
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  
餘丈周回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  
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葬  
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內懼牧  
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

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昭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饑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墳墓爲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疎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爲奢侈比方巨壘悅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爲高積土爲山度

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  
功庸日以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  
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疲敝府庫空虛下至衆庶  
罄罄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  
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  
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  
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爲布  
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  
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祈侯祈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

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糜財殫幣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真與暴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爲歸隔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爲也邠侯

曰善遂裸葬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爲王秋八月丁酉太  
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

二年春二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  
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  
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斂有不得所致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  
斂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  
不見天戒若曰沈湎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三月丁  
酉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駿卒京

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爲執金吾冬  
黑龍見東萊十月己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祿  
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  
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  
真箕箕生子羔穿穿生子慎斌斌爲魏相慎生鮒爲陳  
涉博士歿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爲博士長沙王太傅  
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  
延年生霸字次孺元帝時爲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  
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  
戶號曰褒成君給事中霸爲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

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  
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  
弔者再賜東園祕器錢帛冊贈以列侯禮葬諡曰烈君  
霸生光光爲尙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强諫諍  
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爲彰人主之過  
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  
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中樹皆何等  
木光默然不應更荅以他語其重慎如此執金吾翟方  
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爲府小

吏相於同郡蔡文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  
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  
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  
陰搆毀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日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  
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爲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  
中司隸陳慶劾奏方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  
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郡部刺史  
逮賊司隸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  
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專  
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勳微過劾奏

勳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採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內行脩飾事後母甚篤爲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爲身被漢相不敢淪國家之制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祠五畷侍中溘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閎前爲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息大費民以康寧

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閔前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  
師其徙萬年敦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  
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  
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  
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爲上須順衆心昌陵亦  
恐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  
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  
永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  
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闕兵井陘漢有邳都魏尙匈奴不

敢南牧夫戰克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  
加策慮億義勇奮發興師焱逝橫厲烏孫逾集都賴  
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恥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纖芥之  
過賜歿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  
乘勝歃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爲罪  
無烜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人君者  
也犬馬於人有功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

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愚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爲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樸鈍五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

前漢紀 卷二十一  
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  
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  
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爲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  
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塊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折衝  
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  
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  
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

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

泉泰時汾陰后土雍五時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化之術皆姦人惑衆挾邪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襄王欲以鬼神之道輔導靈王而周室愈微襄王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

獲福助卻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  
神僊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樂大之  
屬皆言神僊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效皆伏  
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惟陛下拒絕此類無使姦人有所  
闕闕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  
留太守劫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爲大逆徒李譚等共格  
殺竝等皆封爲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  
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  
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  
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時上不親

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羣輩殺吏  
受任報讎相與探丸爲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殺文吏白  
丸主治喪城中暮煙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乃選酷吏  
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  
地方深各數丈塹治爲椁名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  
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  
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劫以通行飲食羣盜賞  
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虎穴百人爲輩覆以大  
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爲表其姓名百日後令  
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

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爲爪牙  
由是盜賊止息然道路噓嘻有哀聲矣賞爲江夏太守  
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神光降集紫殿大赦  
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  
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嗣禮制以序尊卑異車  
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  
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

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有奢侈逸豫務廣  
田宇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  
埋過度吏民慕效故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  
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勅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  
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  
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二十六終